

历史与当下，社会与自我

——2015年葡语文学概述

樊 星

内容提要 2015年，葡语国家的文学创作展现出一些相同的特点。首先，对历史与回忆的书写仍然占有重要地位。其次，社会与个人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借个体经验反映社会问题或者突出现代社会中的自我认同都是本年度葡语文坛的重要主题。此外，在对世界文学传统的吸收之余，对文学语言的创新也成为许多作家追求的目标。而在巴西与葡萄牙，多名“80后”作家崭露头角，也预示着葡语文学更多的可能性。

关键词 葡语文学 历史回忆 现实关注 身份认同

重要奖项

2015年，葡语文学界最重要的奖项**卡蒙斯文学奖**由葡萄牙女作家艾丽娅·科雷亚（Hélia Correia, 1949-）收入囊中。艾丽娅·科雷亚是一名比较低调的作家，但一直笔耕不辍，自1981年发表处女作《分水》至今，已发表各类著作二十余部，在小说、诗歌、戏剧和儿童文学创作上均有所建树。科雷亚不仅擅长多种体裁，而且风格多变，每本书之间都体现了巨大的差异性，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进一步拓展葡萄牙语的创作界限。作为罗曼语文学的毕业生，这位新晋卡蒙斯奖得主对于语言的精确与美感有着至高的追求。她会为确保一句话的音节数而反复推敲，也会将诗歌的韵律感带入虚构作品中，创作出“诗化”的小说。除了对语言的创新之外，科雷亚获奖的另一原因在于实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话，她的作品在对古典文学尤其是希腊文明的吸收之余，还融入了哥特文学与民间传说的要素，并表现出对葡萄牙现当代文学的传承与关注。近年来，科雷亚佳作迭出，其2012年出版的诗集《第三种不幸》，通过对现实世界的反思赢得葡萄牙笔会诗歌奖的青睞，2013年出版的戏剧作品《网》也获得了葡萄牙戏剧大奖。2014年，科雷亚推出短篇小说集《二十层阶梯与其他小说》（*Vinte Graus e Outros Contos*），对葡萄牙作家卡斯特罗·布朗科、巴西作家克拉丽斯·李斯佩克朵

和英国作家布伦威尔·勃朗特等人的作品进行了改写与致敬。

2015年底,巴西备受关注的**雅布提文学奖**宣布获奖结果。玛丽亚·瓦莱丽亚·雷森德(Maria Valéria Rezende, 1942-)凭借《四十天》(*Quarenta Dias*)获得年度虚构作品和长篇小说一等奖两项大奖。《四十天》的主人公爱丽丝是一名退休教师,原本居住在巴西东北部的帕拉伊巴州。女儿为了说服她到巴西南部的愉港市与自己团聚,便谎称自己有了孩子,需要她来照顾外孙。可当她背井离乡来到南方,却发现所谓的外孙并不存在,而女儿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去了欧洲,留她一人在异乡的土地上。在她备感孤独时,收到了一名同乡的求助,因为后者的儿子在愉港打工时失踪了,希望她能帮助寻找。爱丽丝由此踏上了疯狂的寻人之路。她悄悄离开女儿的公寓,一连四十天风餐露宿,只为找到这个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四十天》以爱丽丝作为叙述者,通过她的经历探讨了衰老、孤独等个人主题,也反映了贫穷、暴力等社会现象。

雅布提文学奖诗歌类一等奖由亚历山德勒·瓜尔尼埃里(Alexandre Guarnieri, 1974-)获得,获奖作品是《欢庆的身体》(*Corpo de Festim*)。瓜尔尼埃里十几岁就开始写诗,在创作上深受若昂·卡布拉尔(João Cabral)等巴西“45一代”诗人的影响。从第一部诗集《机械房屋》开始,瓜尔尼埃里便有意与传统的抒情诗背道而驰,转而追求精准、客观、写实的风格。《机械房屋》反映了艺术视野下的工业景观,将“一盏电灯”、“两个阀门”、“三个齿轮”作为现代世界的静物画来进行描绘,而《欢庆的身体》则将视角放在了人体的生物学层面上,用近似解剖学的手法,逐一写到了“人类头颅”、“皮肤”、“内脏”、“八个关节”等。尽管其语言冷漠晦涩,却能让读者切实感觉到人体的运作、人类的痛苦与人性的无限可能。

卡萝·罗德里格斯(Carol Rodrigues, 1985-)凭借短篇小说集《不见大海》(*Sem Vista para o Mar*)获得雅布提文学奖短篇类一等奖,成为本年度巴西文坛最大的黑马。《不见大海》是卡萝·罗德里格斯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其中收录的21篇小说均为她在创意写作课程上的习作。这本书一经出版便受到读者欢迎,最终获奖也算实至名归。罗德里格斯的作品篇幅短小,毕业于影音设计专业的她更注重小说的音乐性和韵律感,对标点的使用也更加自由。这种独具原创性的语言风格令读者感到耳目一新,而书中传达出的逃离现实的心情也让许多现代人有所共鸣。除去这些流行性的因素之外,《不见大海》也是对巴西传统“沿海/内陆”问题的再书写。作为从小生长在海边的里约热内卢人,卡萝·罗德里格斯坦言她对巴西内陆毫不了解,而那些“不见大海”的地方,也就成为了她内心深处的逃离之所。换句话说,对于这位新生代的作家而言,重要的并非那些内陆城市的现实景致,而是她对“另一个巴西”的文学想象。

由于葡萄牙电信公司被法国运营商收购，葡语文学界的另一重要奖项葡萄牙电信文学奖更名为**海洋葡语文学奖**，由巴西伊塔乌银行赞助。巴西著名作家兼文学批评家希尔维亚诺·桑提亚哥（*Silviano Santiago*, 1936-）获得本届海洋文学奖第一名，获奖作品为《一千朵失窃的玫瑰》（*Mil Rosas Roubadas*）。在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虚构作品中，桑提亚哥以自己 and 音乐人伊泽吉艾尔·奈维斯（*Ezequiel Neves*）为原型，书写了两位挚友长达半世纪的友情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与叙述者是一名大学教师，当面对病榻上时日无多的朋友时，他发现自己将要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好友，还是一个可能为自己作传的人，他于是决定转换身份，将这位朋友的生平记录下来。小说既是叙述者为病榻上的挚友泽卡书写的传记，也是桑提亚哥对自己的剖析。而利用回忆创作虚构作品，也可以看作是对巴西回忆文学传统的沿承。

艾尔维拉·维格纳（*Elvira Vigna*, 1936-）凭借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通过写作》（*Por Escrito*）获得海洋葡语文学奖第二名。第三、第四名分别由阿尔贝尔多·穆萨（*Alberto Mussa*, 1961-）的历史小说《世界上的第一个故事》和格劳克·马托索（*Glauco Mattoso*, 1951-）的诗集《集市口袋》（*Saccola de Feira*）获得。

2015年，巴西奖金额度最高的**圣保罗文学奖**颁给了埃斯特旺·阿泽维多（*Estevão Azevedo*, 1978-），获奖作品《分散石头的时刻》（*Tempo de Espalhar Pedras*）是阿泽维多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早在2009年，阿泽维多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来不是男孩的名字》便曾进入圣保罗文学奖的终选名单，这次他更是击败了希科·布阿尔克（*Chico Buarque*）、克里斯托旺·泰扎（*Cristovão Tezza*）等众多久负盛名的作家，摘得年度最佳图书的桂冠。这部小说的背景设定在一个生产钻石的村庄，随着不断开采，钻石的产量越来越少，而人们却还在做着发财梦，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唯一能够继续发掘的地方，只有他们房屋下面的土地了。与此同时，一对年轻的男女也互生爱慕，然而他们的父亲却是积怨极深的宿敌。小说讨论的是人们面临诱惑时的抉择以及这些抉择所带来的后果。在都市小说泛滥的今天，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回归到了巴西乡村地区，并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但它又并不属于历史小说或者乡土文学，而是试图借助并不确切的时间地点，展现最为普遍的人性。

旨在表彰青年作家的**萨拉马戈文学奖**由葡萄牙作家布鲁诺·维埃拉·阿玛拉尔（*Bruno Vieira Amaral*, 1978-）获得，获奖作品是其长篇小说处女作《最初的事》（*As Primeiras Coisas*）。在小说开头，叙述者布鲁诺由于失业而心灰意冷地回到儿时的街区，和母亲一同居住。这个衰败的街区仿佛脱离了现代社会，被困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在得到一组当地居民的老照片之后，布鲁诺开始逐个回忆他们的故事，并将这些

回忆诉诸笔下。每个章节都是一个人物，他们各自独立，又彼此联系，共同构成了街区的历史。而街区本身又似乎是对葡萄牙整个国家的写照：它受着外部世界的冲击，却无力改变自己的边缘地位；它贫穷衰败，却仍有些自命不凡。布鲁诺冷静地记录着一切，赋予每个人物自己的声音，也使这部虚构作品拥有强烈的纪实色彩。

新人新作

在2015年的葡语文坛上，有几位“80后”年轻作家颇受瞩目，其中最令人惊喜的要数葡萄牙女作家贾伊米莉亚·佩雷拉·德·阿尔梅达（Djaimilia Pereira de Almeida，1982-）。贾伊米莉亚来自一个混血家庭，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安哥拉人。她出生在安哥拉，但三岁起便随家人到葡萄牙居住，并在里斯本城郊长大。2015年，贾伊米莉亚出版了处女作《头发》（*Esse Cabelo*），赢得多家媒体竞相称赞。在这本以“探寻身份”为主题的小说里，回忆与虚构巧妙地融入了散文般的独白之中。作为一名非洲混血移民，贾伊米莉亚将故事的中心放在自己标识着种族特征的一头卷发上。当其他人的童年充满着糖果的味道时，主人公米拉为了将头发拉直，只能沉浸在氨水的味道里。与此同时，这头卷发又是她作为非洲后裔的唯一标志，因为从小在葡萄牙生活的她几乎对安哥拉一无所知。她是里斯本人眼中的非洲姑娘，却又并不属于非洲本土。在这本寻找自我的书里，贾伊米莉亚将非洲与葡萄牙历史穿插其间，创造一个关于地缘政治的譬喻。

巴西作家拉法埃尔·加洛（Rafael Gallo，1981-）的首部长篇小说《断裂》（*Rebentar*）同样广受好评。《断裂》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描述了一位母亲不断寻找失踪的儿子，却最终想要放弃的故事。她的儿子失踪时年仅五岁，这三十年来，她没有自己的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孩子。但她知道，即使她的儿子还活着，也早已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她想要结束这一切，却又害怕孩子会责怪自己，也难以面对一直帮助她寻找孩子的人。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拉法埃尔·加洛曾与许多失踪孩子的母亲交谈，成功地将这一群体的坚持和苦难展现在读者面前。

阿莱克斯·森斯（Alex Sens，1988-）是巴西另一位新生代作家，其首部长篇小说《残缺者的轻轻一触》（*O frágil Toque dos Mutilados*）同样具有极高的水准。在这部小说里，阿莱克斯·森斯采用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用416页的篇幅，讲述了三位兄妹久别重逢之后28天内发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玛格诺丽亚患有边缘人格障碍，却擅自停药，因此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的哥哥奥兰多则有酗酒问题，并且一年前才刚刚失

去妻子，独自带着两个处在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另一个姐妹伊莉莎以及玛格诺丽亚的丈夫赫尔伯特也都有自己脆弱的一面。小说情节紧凑，层层推进，将家人之间相互关爱又彼此不满的矛盾情感展现得妥帖自然。

历史与现实

2015年，不少葡语作家都选择将虚构的故事与真实的时空联系起来，探寻国家民族的历史本源或现实出路。卡蒙斯奖得主米亚·科托（Mia Couto，1955-）创作了《帝王之沙》（*As Areias do Imperador*）三部曲的第一部《灰烬的女人》（*Mulheres de Cinzas*），以莫桑比克19世纪的加扎帝国为背景，对葡萄牙殖民前的非洲历史进行了回顾与重述。与传统的历史写作不同，米亚·科托无意创造一部英雄的历史，而是通过一名女性的视角，关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普通民众。小说的主人公伊曼尼是一名15岁的非洲女孩，因为会讲欧洲人的语言，被派给一位葡萄牙军官充当翻译。伊曼尼所在的部落当时正面临着加扎帝国的侵犯，她的一个兄弟在帮助葡萄牙人，另一个却加入了加扎帝国的军队。随着时间的推移，伊曼尼与葡萄牙军官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然而她却知道，在这场男人的战役中，女人唯一的出路便是低调隐忍，就像阴影或灰烬般不惹人注目。在这部小说里，伊曼尼的叙述与葡萄牙军官的信件交替出现，共同构成了诗意生动的文本。

葡萄牙作家安东尼奥·塔瓦雷斯（António Tavares，1960-）出版《死者的合唱》（*O Coro dos Defuntos*），将焦点对准葡萄牙的一个小村庄，讲述了那里自1968年至1974年间发生的事。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个村庄却仿佛处于时间之外，人们保留着超自然的信仰和传统，关心的只有雨水和收成。然而奇怪的事情还是接连发生，一个会巫术的接生婆甚至梦见独裁者萨拉查从椅子上摔倒，头上的肿块变成了一朵巨大的红色康乃馨。这无疑预示着康乃馨革命与葡萄牙独裁统治的结束，也预示着一连串社会变革的开始。为了突出这本书的乡土气息，塔瓦雷斯使用了许多非正式的表达方式，在文学语言上也有所创新。

葡萄牙作家若埃尔·奈托（Joel Neto，1974-）的长篇小说《群岛》（*Arquipélago*）在葡语文坛掀起了一股风潮，短短几个月间便被数次再版，赢得读者与评论界的一致好评。《群岛》从1980年亚速尔群岛大地震开始，一直讲述到如今的岁月。为了撰写这本书，若埃尔·奈托离开了居住20年的里斯本，回到故乡亚速尔群岛生活。出于对故乡的

爱与深切的了解，若埃尔·奈托超越了故事人物之间的冲突与情感，而是以这片远离欧洲大陆的岛屿为中心，展现了它的宁静、神秘、美好与真诚。

巴西作家卡洛斯·恩里克·施瑞德（Carlos Henrique Schroeder, 1975-）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雨水的故事》（*História da Chuva*）。2008年，巴西南部的圣卡塔琳娜州暴雨不断，引发洪灾，造成一百多人遇难，成为当地人记忆中难以忘却的事件。施瑞德便以此为契机，撰写了这个包含多个层次的小说。小说的叙述者与作者同名，可以看作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其中的许多故事也都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除了对巴西南部现实生活的描绘之外，《雨水的故事》还探讨了艺术尤其是戏剧艺术在巴西当代社会的发展现状，刻画出默默无闻却依旧坚守的艺术家形像。在谈到这本书的创作意图时，施瑞德表示艺术应当跨越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正如在戏剧表演中舞台就是世界一样。

巴西作家费尔南多·博纳希（Fernando Bonassi, 1962-）发表长篇小说《奢侈》（*Luxúria*），对巴西当今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与辛辣的嘲讽。小说围绕着巴西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展开，证明了他们表面富足的生活恰恰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上。巴西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借贷，鼓励消费，但随着国家经济的衰退，许多人面对高额的信用卡账单，却找不到应对的办法。巨额的债务可以令一个家庭瞬间跌落谷底，彻底失去翻身的机会，而国家糟糕的劳工制度、医疗体制、公共教育以及社会成员间的虚伪冷漠更加剧了他们的困境。《奢侈》延续了巴西社会批判的文学传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巴西的种种弊端，为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启示。

孤独与自我

除社会问题之外，孤独、衰老与对自我本质的探究也是当今葡语文坛的常见主题。2015年，葡萄牙国宝级作家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 1942-）出版了长篇小说《论神的本质》（*Da Natureza dos Deuses*）。在这本书里，安图内斯借用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题目，阐述了神与人、圣洁与世俗的二元关系。《论神的本质》有五百多页，不仅是安图内斯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自诩写得最好的小说。这本书里的人物并不多，却蕴含许多深刻的内容，比如权力和金钱对人的操控、言语的命名与事物的本质等。安图内斯对时间与衰老的论述也颇值得玩味，比如他说“衰老并未夺走我们的未来，而是剥夺了我们的过去”，突出了记忆的重要地位。此外，书中还有许多碎片化的描写和未揭开的谜团，可以看出安图内斯并不在意

故事情节，而更看重叙述的方式与传达的思想。

巴西作家安东尼奥·卡洛斯·维亚纳（Antônio Carlos Viana, 1946-）推出短篇小说集《杀死蜥蜴的方法》（*Jeito de Matar Lagartas*），也是这位短篇小说大师阔别六年之后的首部作品。在这本书里，维亚纳一改之前制造戏剧化冲突的习惯，转而从日常生活入手，不动声色地展示最激烈的冲突与挣扎。在《杀死蜥蜴的方法》中，既能看到丧夫丧子的主妇、晚年独居的女人，也能看见深陷轮椅的耄耋老人和情欲难耐的少年。维亚纳笔下的人物仿佛生活在我们身边，面对死亡、衰老、孤独、欲望，他们无比焦虑而又故作镇静，逆来顺受而又心有不甘。这些小说篇幅不长、笔触自然，却令人觉得无比震撼。

2015年，葡萄牙作家若昂·托尔多（João Tordo, 1975-）共推出了两部长篇小说，分别是《伊利亚斯·格罗的哀悼》（*O Luto de Elias Gro*）和《拉尔斯·D认为的天堂》（*O Paraíso Segundo Lars.D*）。这是两个独立的故事，但也有一些内在联系，是一个三部曲的前两部。在《伊利亚斯·格罗的哀悼》中，叙述者为了从过去中抽身出来，选择到一座小岛上寻求孤独与遗忘。在那里，他遇到了神秘的牧师伊利亚斯·格罗、年仅11岁却对解剖学了如指掌的小姑娘塞西莉亚以及作家拉尔斯·D的鬼魂。而在《拉尔斯·D认为的天堂》中，年过六旬的作家清晨发现一位年轻姑娘睡在自己的汽车里。短短几小时之后，他便与姑娘一同踏上旅程，抛弃了自己毕生的婚姻和一本尚未出版的小说——《伊利亚斯·格罗的哀悼》。这两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若昂·托尔多的转型之作，它们不再单以精巧的构思取胜，而是凭借深刻细腻的书写时时牵动读者的心弦。如果第一部小说讨论了爱情、痛苦与信仰，第二部小说则是对孤独的拷问与对自我的追寻。

葡萄牙作家阿方索·克鲁斯（Afonso Cruz, 1971-）出版了长篇小说《花》（*Flores*），以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为核心，对个体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一番探究。《花》中的一个主人公非常关心世界大事，会为报纸上的新闻忧心不已，但他却不记得日常发生的事情，甚至连自己的初吻都忘了。他的邻居则恰恰相反：对大灾大难无动于衷，却会为一点小事大动干戈。出于某种原因，后者打算帮前者恢复失去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人生。通过这个故事，阿方索·克鲁斯突出了记忆对于身份形成的重要性，并对爱与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

讽刺与哲思

2015年，葡萄牙有两部带有哲学色彩的讽刺作品问世。贡萨洛·M·塔瓦雷斯

(Gonçalo M Tavares, 1970-) 出版作品《兜圈子专家, 阁下》(*Torcicologologista, Excelência*), 用令人捧腹的语言传达出艰深的道理。《兜圈子专家, 阁下》共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对话》就像是对《柏拉图对话录》的戏仿, 记录了两个人之间的交谈。这两个人之间互称“阁下”, 讨论的话题包罗万象, 从人性善恶到日常生活均有所涉及, 在荒谬之中展露着思想。而名为《城市》的第二部分则将城市居民作为整体, 描绘了现代都市的病态、欲念以及偶然闪现的希望。

保罗·若泽·米兰达(Paulo José Miranda, 1965-) 推出的长篇小说《快乐病》(*A Doença da Felicidade*) 同样是一部荒谬感十足的作品。在这部小说里, 米兰达假借“自传”的名义, 创作了与自己同名且同为作家的主人公。这位主人公的父亲生前是一名医学专家, 其研究表明, “快乐”是危害公共健康的一大“顽疾”, 由脑垂体分泌的“快乐素”引起, 其危害不亚于糖尿病。为了打破“快乐即善, 痛苦即恶”这一范式, 米兰达从“快乐”一词在古希腊的源头说起, 并借助生物学的相关知识, 作出一番看似缜密却又有悖常理的论述, 迫使读者对“什么是爱”、“什么是恐惧”等问题进行思考。

非虚构作品

2015年, 安哥拉有两部重要的非虚构作品问世, 分别是佩佩戴拉(Pepetela, 1941-) 的《不适杂文集》(*Crónicas Maldispostas*) 和若泽·卢安迪诺·维埃拉(José Luandino Vieira, 1935-) 的《狱中书》(*Papéis da Prisão*)。两人均曾获得过葡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奖, 也是该奖项得主中仅有的两名安哥拉作家。《不适杂文集》收入了佩佩戴拉自2007年至2015年8月发表的杂文, 是对其虚构作品的重要补充, 展现了他对周遭社会尤其是卢安达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见解。《狱中书》则是卢安迪诺·维埃拉1962年至1971年间的创作合集, 包括笔记、日记、书信等重要资料, 是其因争取安哥拉民族独立而被捕期间的重要记录, 对理解安哥拉历史与民族精神有重大价值。

作者单位: 巴西尤尼坎普大学

责任编辑: 胡 朗